

风景园林徜徉录

沈福煦 著

同济大学出版社

风景园林徜徉录

沈福煦 著

同济大学出版社

(沪)204号

内 容 提 要

风景园林是中国山水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音乐、诗歌、绘画与中国风景园林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渊源流长的联系。风景园林由此成为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历史产物。亦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抒写的艺术形象。作者以优美的笔触，向读者娓娓谈来其中的趣味和奥秘，并将人们引入一个充满感染力的艺术境界，从中也可显现出观赏风景园林的审美法则和思想底蕴。

责任编辑 徐明松
封面设计 王尚生

风景园林徜徉录
沈福煦 著
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
(上海四平路1239号)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诸暨印刷厂印刷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：160千字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000 定价：4.00元
ISBN 7-5608-0988-X / J·40

绪 言

风景园林是供人游赏的。当我们在工作或学习之余，往往会影响到某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去游赏、憩息。那里的山石湖水，草地林丛；那里的桥舫小径，厅轩亭榭，总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什么叫风景园林？风景者，自然所成；园林者，人工构筑。像黄山、桂林，虽也有人筑之物在其中，但其总体性质是自然风景；像苏州园林、北京故宫御花园等，当然是人工构筑的园林了。有些地方，两者兼有，如杭州的西湖，广东肇庆的星湖，苏州的灵岩等等。但是，不管是自然风景还是人造园林，对于欣赏者来说，其功能却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在此便合起来谈了。

风景园林，供人游赏，也就反映着人。园林由人构筑，当我们看到园林里的假山时，一面联想和品味着真山的美，另一面也感受和意会着叠石者的匠心及其人品性格。风景是自然生成的，为什么也反映着人呢？我以为，人的思想情操和艺术修养属意识形态，是由客观的物质现实所决定的。社会现实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自然形态则形成了我们的审美情趣。中国人的情趣与西方的不同，其自然形态也潜在地起着作用。中国的黄山、匡庐、五岳、三峡、漓江等名胜，就与西方的阿尔卑斯山、亚德里亚海、塞纳河、多瑙河、伏尔加河等风光不同。

风景园林供人游赏，反映着人，影响着人。那么我们中国的构筑园林或处理自然景观的出发点是什么呢？一句话，即顺其自然。人的意志出自自然，也得归返自然，所以一些名胜之地，总是依顺它本身的美来嵌镶人工的痕迹。从建寺

庙亭舍到铺路筑桥，从植树种竹到栽花敷草，都是如此。至今仍保持完好面貌的北京颐和园的布局，以及它所反射出来的情态，都是符合“顺应于自然”之说的。它取江南风景园林格局（其昆明湖仿杭州西湖，谐趣园仿无锡寄畅园，后湖仿苏州水乡市肆景色等等）是十分明显的。

欣赏园林，实际上是在欣赏自然，同时又在欣赏筑园者对自然的审美理解。园林有什么特点呢？在我看来，首先欣赏它来自自然、来自生活但又高于自然和生活这一方面。园林作为艺术，总是映射它所描述的对象，即生活和自然。风景画表达作者对风景的审美情趣，其他诗歌、音乐、戏剧等等也都是如此。唯独建筑艺术表述的只能是它自身。我们总不能造一个建筑“再现”或表述另一个建筑或其他什么对象吧？它总是一面为自身，一面又是艺术的对象。黑格尔说建筑艺术有“外在目的”，也就是说这二者的合一。但园林，即使建筑有可能“脱离”自身，走向真正的审美对象物。苏州留园中的揖峰轩一处，从其建筑空间的处理和陈设的人工和自然之物，我们都能品味出它的建筑本义，即是人们生息活动的空间的“再现”：这里是可以“住”的，可以读书、交谈、用餐等等。但是否须真的生活在这里呢？不是的，人虽然可以在这里生活起居、读书交往，但此时，这些内容已经被审美所溶解，或是高出一个层次了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人们住在大观园里的情形就是如此。但作为园林建筑来说，其主要的目的不是真的给人生活起居、读书作画和交往。当你在这个揖峰轩的廊子里漫步，观赏着这些建筑空间、假山花卉之时，你是否联想到这些生活情趣，或向往着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、过日子呢？这正是它的美和审美之所在，也就是园林建筑的美的本质：映射人所理想的生活活动

环境。

园林也映射自然。如何映射呢？这就是园林的重要特点：其一是取自然之意境，反映出自然之形。山水花木，都照着这个原则来安置：取其自然，高于自然。那么如何“高”呢？这就要靠它的第二个特征：小中见大。一条水渠，岸筑栏杆、窗轩，立即映射出江南水乡街巷；但水与建筑物的尺度是不一致的，只有在审美感受中才能领悟。这种领悟，使人神往，从而进入艺术的、审美的境地。假山则更典型了。千仞峰峦，危崖绝壁，但园林中的假山，充其量也只不过丈余。可是，细玩起来却比真的还动人呢！其第三个特点，为曲折多变，含蓄莫测。东晋时有一位大臣初建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时，将城池规划成曲曲折折。有人见了说这没有都城气派。但这位大臣回答说：“此丞相乃所以为巧。江左地促，不如中国（指现在的中原地带，作者注），若使阡陌条畅，则一览而尽，故纡余委曲，若不可测。”（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）他说的前半层意思，是说明江南地方狭小；而其后半层意思，讲的是手法。在有限的空间里，要使景大，必须做到含蓄，有不尽之意，“若不可测”。那么如何才会含蓄呢？这就要靠隔挡或虚隐，所谓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景色才迷人。这又关系到层次问题，有了层次，既能使景深远，又能使景丰富多彩，这就是含蓄，深不可测。所谓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，杨柳堆烟，簾幕无重数。”如苏州拙政园中的枇杷园月洞门内景色，层层无穷，妙在层次。园林的第四个特点，是横向艺术的借鉴，即园林的诗情画意。构园者必须具有诗情画意的修养，否则构不好园；而游园者也得有这种修养，否则就不会游园。这就是所谓“功夫在诗外”。游园游到诗画中，游到音乐和建筑中，才游到“深”

处！当然，除了各门艺术，游园还须具有其他一些知识与修养，如民俗、历史以及哲学等等。总之，游园是一门学问。

欣赏风景园林，必须具有这些艺术、文化修养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列了一些专题，供读者领略。诗文之与风景园林，是横向地互相辉映的。有诗者游景，触景生诗。登上黄鹤楼，面对浩浩长江，一派气象。吟一首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，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其感受则可想而知。游无锡鼋头渚，见“横云”、“包孕吴越”绝壁，虽不在楚地，但也能令人联想起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之意境。苏州拙政园中的听雨轩前，几片荷叶，也会使你触景生情，联想起李商隐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之诗句。杭州西湖夏日，湖面上荷花盛开，荷叶满湖，这时，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之句，也给此景带来更感人的色泽。心中没有这些诗句的人，也许不可能体会到这种审美情趣的吧。绘画艺术也是如此，无论山水花卉，都能在观景时与之联系，观景观画融合在一起了。苏州怡园前面的白粉墙、湖石、花木，宛如一幅画在宣纸上的没骨花卉，令人神往！音乐更是如此，江南水乡之景，与江南丝竹、民歌是对应的；宫廷范围，又能引出《得胜令》、《喜遇升平》等之音乐；寺院之钟鼓声，也给这里的环境增添美感，“南屏晚钟”，是多么引人呵！建筑也许人人、天天都接触到，但也只有懂得建筑艺术，领会空间妙趣者，游赏起来才更有趣味。建筑，广义地说是空间问题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建筑（艺术）对风景园林更有意义了。有人说，苏州园林要静观，杭州西湖要漫步，北京风光要快换，漓江、三峡要船游，黄山、泰山顺登游。这正是懂得不同空间的艺术特征才得出不同的游赏方式吧。当然，审美是一种高级心理

目 录

绪 言

1 风景园林与文学

语言问题.....	(1)
联想.....	(5)
表情.....	(9)
诗与景的相互积淀.....	(14)
景与文.....	(18)

2 风景园林与书画

景中的画意.....	(23)
山水画与风景园林.....	(26)
花鸟画与风景园林.....	(30)
“书法”与“园法”	(34)
景中之字.....	(40)

3 风景园林与建筑

园林建筑的审美性质.....	(45)
建筑的艺术特征.....	(51)
园林建筑的形式作用.....	(59)
象征.....	(64)
建筑的情态.....	(68)

4 风景园林与音乐

此处无声胜有声.....	(73)
形与声的互相积淀.....	(77)
音乐语言.....	(81)
序列问题.....	(85)
风景园林与音乐中的味.....	(89)

5 自然美

自然之趣.....	(94)
园林中的自然之趣.....	(99)
自然与人工的璧合.....	(104)
山水寄情.....	(109)
丛林、草地和花木.....	(114)

6 生活·民俗·历史

生活与风景园林.....	(11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民俗与风景园林	(123)
雅与俗	(129)
谈游趣	(133)
名胜古迹	(138)

7

美 育

美和美育	(144)
言志与比德	(147)
缘情之美	(152)
畅神之美	(156)
风景园林之文化价值	(161)

8

哲 理

风景园林的美	(164)
美与经验	(170)
意境与价值	(175)
社会的需求	(178)
历史和时代	(184)

语言问题

要我说说园林与文学的关系，这个题目也许太大，不能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。但我想，你一定读过唐代诗人刘脊虚的《阙题》一诗吧。这首诗的特点就在于句句写景，溶形于诗。从全诗看，似乎是一面走，一面观，一句一句地映射出行走时所见到的美景。“道由白云尽，春与青溪长”，先把季节和地方落实下来，并显现出一个不太具体但又觉得很美的景观轮廓。然后是“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”，这才刻划出具体景物。春暖花开，片片落花，随流水而飘去，香溢远方，对春的怀绪也随之而生。接着“闲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”，再沿着溪径，终于望见前面的屋舍，掩映在春天的半透明的丛林深处。这种景观之美，在于层次，有了层次也就有了虚实，美在其中。到屋舍近处，则“幽映每白日，清辉照衣裳。”虽然是白昼，但仍显得清幽，点点日光，照在诗人的衣衫上，那种安谧、舒适的环境更得到了映照。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不写下去了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。留有余味让人去想象，这也是悬念，也就是诗之巧了。读完全诗，你再细细回忆、品味，也许能用“隽永”两字来表达你内心的审美之感吧。这可见，诗的魅力，不但来自诗，而且

也来自诗所表现的景。诗和景在审美主体上溶为一体了。

可是诗的艺术特征还在于它的语言自身的美。对杜甫的《月夜忆舍弟》你大概很熟悉吧，其中有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这两句诗句令人百读不厌，但从字义来说，这无非是今夜露白了，故乡的月亮很明亮。如果这样写，则一点味道也没有了。经诗人一颠倒，并且两者对偶起来，真可谓语峻而体健。而由诗所表现出的景，也就顿觉美了。这就是诗的语言艺术。再看李益的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中的“明日巴陵道，秋山又几重？”这不是在数山，也不只是说明山多得数不尽，而是通过对这层层山峦的描述，表现出诗人的别离之情。暂聚又别，情事历历，情语殷殷。用数不尽的山峦阻隔，来表现这难以言表之别情。

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园林，首先要说两层意思。一是园林景观的诗意与诗的景观形象两者的对偶关系；二是园林语言与诗的语言的比较问题。

园林景观的诗意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说一在园林自身，二在赏园者的心中。过去我们往往把这二者混为一谈，并且重视客体（园林）不重视主体（赏园者）。风景园林的艺术，是在游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。游也是一种艺术，它和造景、造园艺术没有多少区别。会造园者，必善游园；会游园者，必懂得如何构园。而风景园林艺术，其一在它自身，其二还在横向的艺术修养。文学修养就是其中之一。

游人作为审美主体，必须具有接受园林艺术的审美心理结构，然后在游园的审美过程中才能接受这种审美对象，并且对既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增益。

魏晋时代的顾恺之，他游会稽（今绍兴）后有人问他山川景色如何美，他说：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草木蒙笼其

上，若云兴霞蔚。”（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）会稽风光，顿现字中。初唐的沈佺期游了山阴（今绍兴），写诗有“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镜中行。人如天上坐，鱼似镜中行。”会稽、山阴、江南水乡之景。江南景观经诗人的艺术渲染，更增光彩。而江南园林，正是江南风光的艺术再现，于是我们就说园林和诗歌的语言结构是一致的，它们又都源于江南自然风光。苏州拙政园有个雪香云蔚亭，那就出自“云兴霞蔚”之词，人见此园景，一面欣赏这种景观，一面因亭名而联想到江南自然风光和文学。因借之巧妙，审美情趣自出。

审美主体如果存有李商隐的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》，那么它对苏州拙政园中的听雨轩或留听阁便会意境倍增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两相对照，细玩起来，诗和园溶为一体，这正是由于诗与园的语言结构的一致性之故。

但这还不完全是园林语言本身的，因为它还需经过名词的借代，而如果真正做到园林艺术与诗歌艺术的璧合珠联，那就要靠园景形象自身烘托出来。宋代诗人晏殊的词《破阵子》有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”之句。要是你坐在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，南望香洲一处景观，那里白墙黑瓦，石岸窗轩，丛林密密，涟漪粼粼，这种诗句确实会不意自出的。这才真正是诗的园味或园的诗味。

诗和园，还都从寓意、隐喻中显现出它们的艺术情趣和魅力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赋得暮雨送李曹》：“楚江微雨里，建业暮钟时。漠漠帆来重，冥冥鸟去迟。海门深不见，浦树远含滋。相送情无限，沾襟比散丝。”有景有情，情景交融，都表现出那种依依惜别之情，比兴十分妥当、自然，

所以感人至深。尤其是“重”、“迟”这些诗眼，做得特别好。园的寓意和诗有些不同，因为园之给人欣赏，总是意多于义，但其艺术语言的结构、形式感却是相同的。例如漏窗，是中国园林建筑中常用的形象。它一则表现其本身的构图、形式美，二则也组织了墙面的构图，使墙面形象虚实生辉，空灵纤巧。但这仅仅是漏窗的显露着的一层意思，它更有隐含在漏窗之中的另一层意思，这就是通过漏窗，组织了另外一个空间的景。如苏州留园中的古木交柯，北面的白墙上一排漏窗，隐约交代出留园主景大水池及其周围景观。这正是它的妙处，含蓄之至。这与诗的情景关系不是一样吗？

联想主义心理学认为，类似和接近是引起心理联想的两个要素。当你在赏园时，是否会联想到诗呢？当你在读诗时，又是否会联想到景呢？我想是可能的，因为你懂诗词，又善游园。宋代诗人秦观的《春日》：“一夕轻雷落万丝，
霁光浮瓦碧参差。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这首诗以鲜明美妙的形象表现出一个春雨初霁的小庭院的景色。反过来，当你处于苏州留园揖峰轩或网师园小山丛桂轩等处，见那精致美丽的小院景，也必然会产生《春日》诗句的联想。苏州拙政园的海棠春坞，连名带形，都能产生苏轼的诗《海棠》的联想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也许构筑此园景时本来就有此意，亦未可知。

讲到形式美，那么诗的格律声色和园的布局章法也有许多一致之处。如空间的大小分配，人工的厅轩亭桥和自然的山水花木的照应等等，就不在此多说了。而诗中的“流水对”，与园林中的景观流变是值得注意的。诗中最有名的“流水对”，莫过于杜甫的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中的末两

句：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长江三峡景观，襄阳洛阳场景，既出现而又迅辞，真合诗人当时想急切返家园的心情。这两句诗，景是运动的。有人说，北京几个园林，如颐和园、北海、景山、天坛之类，须快看快游，观景时似乎总有应接不暇，生怕顾此失彼；杭州的西湖诸景，如白堤、苏堤、柳浪闻莺、花港观鱼等等，则须漫步赏景，其妙正在步移景异之中；苏州诸园林，如拙政园、留园、沧浪亭、网师园、怡园等等，则须静坐品味，赏其静景。诗和园，都有动静之别。赏园与赏诗的静与动两相联系，也许又能产生新的趣味吧。希望你能在实地赏园时留意一下这样的审美感受。

人们常说，触景生情，这也是一种联想所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审美主体本来有这种心理结构，受到了外界的接近性刺激，把这种结构“激活”了，引起兴奋，从而加强了这个审美作用。有一次我登上南京中山陵，数百级台阶一气登完，然后回首南望，景色如画；蒙蒙秋色，一派气象，从而激情顿生。于是，忆起王安石的《桂枝香》，“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……”从而进一步对祖国山河产生热爱之情，对自我的言志之情也激发了出来。那时的心情，难以言尽。

还有一点要指出，诗是文字的抽象，园是形象的抽象；诗若写出来给人读，又有可能并生书法艺术之美；而园林建筑中如果以诗词来装饰，那么就成了诗、书、建筑、园林之综合对象了。这又得如何去品味呢？

联想

如上所说，这就是语言问题。诗有诗的语言，园有园的

语言。但这些语言，在高一个层次上却是共通的，这就是艺术语言。所以说讨论要注意层次，若在同一个语言层次中，各个艺术门类是并置的关系，其中的相互联系，就产生联想。

让我先说说联想的心理结构。

联想有两类，一类是对应的联想，对一个事物的欣赏、品味，由于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，会产生对另一个事物的联想。如上次说过的苏州拙政园里的海棠春坞，身临其境，能联想起苏轼的《海棠》一诗。这种联想关系，也许已是老生常谈了，所以不想多说。在此要说的第二种联想，即由一个事物而引起一连串的联想。先举个例子：有一次我坐在火车上，车经过钱江大桥，外面景色甚美：宽阔的钱塘江、雄伟的大桥，景色如画的六和塔及层层山峦，先时我也被这番景色所迷，但当我闻得旅客们的言谈，才转而听他们各种讨论。有的在谈钱塘江大桥的规模、设计过程，有的在谈六和塔的形象、历史、传说，有的从钱塘江一直谈到富春江、新安江，转而谈水利建设、水运事业等等，真是五花八门，但这许多谈话内容，却都离不开这景。这就是联想的一般特征。

赏景，往往产生这种“意识流”式联想，从而产生审美情趣。但讨论这种赏景，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这种联想现象，而且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心理特征，使游园赏景更有收益。

游园赏景，须求真味。这味，也在景与诗的联想上产生。镇江有北固山，你若登山眺望，这气象万千之景，又是历史人物辈出之地，能不感慨万分！联想到辛弃疾的《南乡子——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：“何处望神州，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！年少万兜

鍪，坐断东南战未休。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这种联想是同地性之故，而若不知这道《南乡子》，也就难兴联想了。

景与诗的另一种联想是非同地性之故而引起的。例如，当你看到天台山的国清寺，掩映在山岭丛树之间；或当你看到杭州的净慈寺的屋顶，隐之于苍翠的林木丛中；又或者当你在会稽山麓见到那大禹庙的红墙，透过丛林隐约其示，都会使你激起许多诗句，如杜牧的《江南春》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你心中有这些诗句，在观景时激发出来，再观照这些景观，你又会产生什么感受呢？也许可以用“神往”两字来形容这一刻的心情吧。

园林与诗句的相互联想，还能反映出缘情之味。缘情，就是人对感觉对象的感情。这种感情，在诗中用诗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，风景园林中则用景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。而两者主题，则是一致的，即缘情。所以无论读诗、观景，都能互生联想。

苏州园林的园景语言，也许是古典园林中的最典型者。我请你欣赏几组园景，并结合诗词来看看园与诗的相互作用。

第一个是苏州拙政园中的拜文揖沈之斋。当春日的阳光射向室内，窗户栏干之影投在墙上、投在地上，产生旖旎动人之形。这种景，也许能使你自然而然地哼出诗句：“庭院无人月上阶，满地栏杆影。”昼夜日月，虽有不同，但其光和阴，却又酷肖，能不起联想！

其次一例仍在苏州拙政园。当你站在远香堂东首，东望绣绮亭。丛林深处，一座玲珑剔透的小亭轩立于丘上，下为